



# 在金风送爽中击节赞叹

## ——鹁湖诗社庆贺2022年西瓜灯文化节诗词选摘

陆永祥——

虞美人

壬寅平湖西瓜灯文化节，当湖行吟。

重重水殿珠帘卷，万盏瓜灯转。揭天丝管颂金秋，过尽千帆春色接前头。壮思云上蓬壶近，猛搏潮千仞。纫兰揽芷问谁留，气象岩岩花影弄中洲。

俞象山——

喝火令·桑梓瓜灯节

献给2022年中国·平湖西瓜灯文化节暨第五届中国农民丰收节。

穗谷飘香远，莺鸣隔岸柔，棹歌声里梦悠悠。灯海映红花海，何处与君俦。马厰新村口，钟溪古渡头，九龙翔舞庆丰收。富美平湖，大美绿盈流。炫美塔楼高筑，胜境共优游。

程端麒——

朝中措·瓜灯影里庆丰收

年年灯节出新妆，刻出好文章。添彩叔同故里，聚焦鱼米之乡。嘉宾纷至，欢歌萦绕，夜色辉煌。怀着丰收喜悦，豪情再赋秋光。

徐永法——

鹁湖天·西瓜灯文化节即兴

古塔亭亭峙翠微，溪桥人闹敞帘扉。瓜灯绮色斜分径，火树银花散满衣。秋霖后，月明时，吾心犹与素娥飞。祈年共富争朝夕，报本精神交映晖。

方建飞——

踏莎行·壬寅平湖西瓜灯文化节

谷稻飘香，秋风送爽。瓜灯挂起邀君赏。千年古俗到今宵，玲珑千盏人争仰。马厰桥边，樱花镇上。喜看乡里新模样。喧嚣一路话丰收，家家迎客开佳酿。

李祖年——

越调·小桃红 东湖边放西瓜灯

缘何一线沁瓜香，原来树上瓜灯亮。拟把灯儿水中放，映湖光。凝眸点点随轻浪。疑是渔灯初上，融入星河荡漾，飘逸向何方？

陈黎雯——

看花回·瓜灯会

璀璨瓜灯玉色融。祥朵重重。满湖新丽团圆相，绿盏边、锦鲤飞鸿。鹊栖衔桂子，香递金风。盛会时光醉意浓。美酒千盅。赋诗歌板江南曲，凤来巢、逐梦志同。复兴何处是，南北西东。

何芳——

鹁湖天·东湖观西瓜灯

秋水溶溶半渚烟，湖前闲步细相看。莲灯闪闪清波上，萤火翩翩花草间。精刻镂，细雕填，别开生面靓娇颜。仰头轻唱红菱曲，桂树飘香月正圆。

陆永荣——

西瓜灯文化节

通江达海百年红，碧玉流芳涤热功。仔細雕圆吴地月，专心琢翠当湖虹。南临宝阁疏珠妙，北漾波光绿霭融。觅画迢迢千里客，寻诗泼墨几多雄。

张明法——

平湖秋景

东湖如镜水浮云，寺院钟声静处闻。两岸瓜灯随夜起，迎风透绿玉三分。

吴连华——

平湖西瓜灯文化节感怀

刻翠裁红活蒂鲜，心流意会小刀边。东湖满是星光灿，樽举呼朋四海连。

朱良华——

平湖西瓜灯文化节感吟

九派东流好弄潮，越乡吴地景偏饶。当湖十局连央视，钹子几声催鼓箫。碧玉琳琅灯映映，红珠脍炙羹羹调。掀翻稻浪丰渔米，香桂迎宾满座飘。

芦荻——

平湖西瓜灯文化节

日晚江天暮，瓜灯一望收。波光频浣月，沙渚好眠鸥。柳曳弦歌起，风翻裙带羞。忽逢蓬伞动，星宿满行舟。



东湖瓜灯 摄影 紫金

# 瓜灯亮处是吾心

金卫其

有一盏灯，一直亮在我的心里，那盏灯，就是西瓜灯。

小城平湖，最值得我炫耀的，就要数西瓜灯了。你看，每年仲夏，有雅兴的平湖人总要刻制几盏西瓜灯，晚上将其置于暗处，碧绿的瓜色透着柔和的微光，映出瓜灯上的景物，近看，犹如隔着层绿纱，朦朦胧胧，颇具诗情画意；远看，则碧映团圆，冰雕玉琢，恰似冷月当门，让人浮想连翩。

平湖西瓜灯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。清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进士黄之隽的《西瓜灯十八韵》就有这样的描述：“纤锋剖出玲珑雪，薄质雕成婉转丝。”徐锦华的《咏西瓜灯》则是“水晶球带轻烟绿，翡翠笼含冷焰红”。而邑人张逢年的《西瓜灯诗》中，“谁把甘瓜巧琢成，清荧别见一轮明”，将西瓜灯的丽质天姿描绘得淋漓尽致。上述诗句，都从一个侧面，证明了平湖西瓜灯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而西瓜灯艺术的发展与兴盛，是和平湖人种西瓜的习俗有着密切联系的。

据史载，世界上最早的西瓜是由古埃及人于公元前十世纪开始栽种。公元初，逐渐传到希腊、罗马和亚细亚一带。中世纪引进中亚后便一路东传，五代时传入中国。五代末，江南地区便开始有了西瓜的种植。

宋、元时西瓜已为人们普遍喜爱。宋代著名诗人贺方回的《秋热》诗云：“西瓜足解渴，割裂青瑶肤。”可见时人爱瓜之状。元代诗人方夔在《食西瓜》中写道：“缕缕花衫粘唾碧，痕痕丹白掐肤红。”生动描绘了百姓吃西瓜的情景。

平湖何时种植西瓜已无从考证，但最早有关西瓜历史记载的是明代的《平湖县志》，曰：西瓜，瓤有红、黄、白三种……

明代嘉靖年间，平湖西瓜因汁多味甜，爽口无渣，被列为皇室贡品，其中平湖虹霓堰（现属林埭镇）戴家

浜之“三白瓜”为最佳。其瓜白皮、白瓤、白籽且皮薄，到了天启年间，它已是平湖西瓜的当家品种。民国初年，平湖所产的“马铃瓜”味甜而鲜，汁多而软，皮硬耐藏，半个多世纪来，一直畅销沪杭、港澳地区及南洋诸国。

平湖人会种西瓜，更懂得尝西瓜、玩瓜灯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年到了采西瓜、运西瓜的季节，整个平湖弥漫着浓浓的诗意。平湖乡间，满畈的西瓜蔓绿油油，碧翠翠，溜圆溜圆的大西瓜依着青藤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一直铺向天边。

弯弯的小河里，沉沉的木船载着新鲜的西瓜，穿过一座座石拱桥，一路吱呀吱呀地划向集镇。街市大担小车载着的是一箩箩西瓜；公路两旁堆着的是一筐筐西瓜；穿梭往来于平湖公路上的大小汽车上，装着的也还是西瓜。

当你走进平湖人家里去看看，无论是农家还是居民家，谁家屋里都堆着一担担翠绿的大西瓜。

遥想当年，年少气盛的我，和小伙伴们一起全然不顾溺水的危险，来到水月湾，赤裸着身体游过近百米的上海塘，去对岸上海市吕巷镇尖漏村的西瓜地偷西瓜，然后头顶西瓜，一点一点踩水游回，那种胜利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。

平湖人种瓜之余刻瓜制灯，自娱自乐，后制灯者越来越多，灯的花样不断翻新，更有文人雅士赋诗赞颂，平湖西瓜灯遂蔚为大观，后来，也就有了所谓的西瓜灯文化节。

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。1991年夏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重要时节，在平湖撤县设市的喜庆气氛里，第一届平湖西瓜灯节成功举行。

盛况空前的西瓜灯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，灯似海，人如潮，平湖沉浸在一片节日的热烈气氛中。树上的串串吊灯，墙上蠕跃的青龙灯，九曲桥上的荷花灯，

池中的莲花灯，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灯、脸谱灯和各显心思的小品灯，真是千姿百态，目不暇接。

灯会上，大型组灯受到了人们的青睐。这些组灯有的以精巧的构思取胜，有的以别致的造型见长，有的赞美平湖的山山水水，有的歌颂劳动歌颂爱情……这些组灯或抒情或写意，真是瓜乡灯海，玉壶光转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在这良辰美景，种瓜的人、刻瓜的人都来到了灯会会场，赏灯观灯，以灯会友，以艺结缘。歌曼妙，舞婆娑，西瓜灯会上总伴以舞龙舞狮子等多种民间文艺演出，而其中必不缺少的表演便是平湖传统的曲艺节目——钹子书。演员们边唱边舞，唱词大都和灯会的内容有关，柔美清新，富有乡土气息和艺术魅力。

对于每一个平湖人而言，一处处的西瓜灯，便是一盏盏梦想的灯，是一盏盏希望的灯。

生于斯，长于斯的平湖瓜乡人，时时以西瓜灯为傲。这一份翠绿的情，将瓜乡的夜装扮得分外妖娆迷人。西瓜灯文化节，它不仅是瓜乡的一项非遗民俗活动，更是瓜乡人对大地、对生活、对艺术的一种热爱。人寿年丰，闪亮的西瓜灯在淡蓝色夜幕的衬托下，透亮着瓜乡的甜蜜，斑斓着瓜乡的多彩。

年年西瓜灯文化节，岁岁灯不同。萌动的是心，绽放的是笑脸。江南瓜乡风光好，使我不由得拿起手中的照相机和手机，年年为色彩惊艳神韵奇趣巧夺天工的西瓜灯留下靓丽的身姿，这是我的一种习惯，也是我的一种初心与自觉。

平湖瓜灯，华夏一奇。那气质，那诗情，那韵味，绝非一般灯彩能比。处处瓜灯花似锦，盏盏明灯照我行，玲珑剔透，别具风姿，诗意无穷，画意天然。

如今，无论我走得多远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但有一盏灯，一直亮在我的心里，那盏灯，永远是西瓜灯。瓜灯亮处是吾心。

灯节·风雅

## 一直念想着的家乡西瓜

王耀良

我离开故乡平湖已经46个春秋了，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。离家愈久，乡愁愈浓。我的“乡愁”中最浓郁的要数夏日空气中飘荡着的有关西瓜滋味。总记着宋代诗人范成大的《西瓜园》——碧蔓凌霄卧软沙，年来处处食西瓜。形模漫落淡如水，未可蒲萄苜蓿夸。

这几句诗展现了好一幅西瓜园的美景。依然记得每到西瓜收获的时节，故乡的沃野上随处可见绿油油的充满生机的藤蔓，朵朵黄色小花可能就蕴育着一个个大西瓜。那些农民伯伯、叔叔在瓜田里忙碌的身影，还有看到田园里滚圆的西瓜，张张笑脸充满着丰收的喜悦。那时家家户户屋子的阴凉处，甚至是床底下都堆满了西瓜，而桌子上、菜刀上、砧板上、庭院里、空气中，处处都弥漫着西瓜的味道。

西瓜清爽解渴，味道甘甜蜜汁，是最好的消暑解渴良品，而由于价格低廉，种植广泛，深受农民和消费者的喜爱。西瓜又是当地农民重要的经济来源，这一年农民的生计如何，经济收入好不好，往往取决于西瓜的收成。若因气候等原因导致西瓜收成差，当年肯定没有多少经济收入了。西瓜上市时，平湖城关的南门、北门、东门、西门的河滩上，都会有几十条卖西瓜的农担，市民们涌向市场，卸船装袋的、选瓜谈价的、打秤收钱的，真是热闹非常。

西瓜可是农民夏天待客的佳品，每当有来客，必先到田里摘几个最大最好的瓜招待客人。记得“文革”前夕，曾在我们村搞“四清”运动的李同志回村看望社员，社员们就到田里摘了许多西瓜。有马铃瓜、解放瓜，有麦柴黄、传统红。人们还会把西瓜沉到井里，起降温作用，因为从水井里捞起来的西瓜必定冰爽香甜解渴，而且一起吃瓜的那景象就像过节日一样热闹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孩童时，我一边看着父辈们在西瓜田里辛勤地忙碌，一边好奇地问这问那。比如，麦子还没成熟西瓜苗为啥已经种上了？瓜苗为什么要盖塑料薄膜？瓜田为什么必须施鸡棚里的鸡屎肥而不能施化肥？西瓜瓤为什么有红有黄等等，父亲总是耐心地一一解答。

一次，随母亲到瓜田，看到一个鸡蛋般大小毛茸茸的小西瓜，用手指指点点，告诉母亲这里有一个而何处又有一个。母亲便提醒说，不能用手指小瓜苗的，一指，这个瓜就长不会烂掉。我似信非信。母亲还说种的南瓜、冬瓜、黄瓜等小瓜秧，也不能用手指指点点。后来我曾偷偷地做过实验，经我指点过的瓜秧子，确实有许多都死了，却不敢告诉母亲是我指点过才死的。至今我都弄不明白其中的玄机，是科学还是迷信？！

大集体生产队时，社员们总是把最好的西瓜首先销往供销社。分到社员家里的总是那些小的、生不生熟不熟的甚至是“坏密萝”（平湖方言，指长得四周正的），或者是最后的收藤瓜。虽然当时我没能理解为什么要把最好的西瓜上缴国家，也没有高大的爱国情怀，但大家还是觉得如上缴公粮一样的天经地义，有着把上好的西瓜交给国家的农民朴素的想法。

平湖西瓜有相当长的种植历史，据说在明朝年间，平湖西瓜就因甜美多汁，被列为朝廷贡品，也因此被誉为“江南第一瓜”。也曾经风靡上海滩，享誉海内外。20世纪30年代，上海有四大西瓜市场，那就是十六铺、白渡桥、老闸桥和新闻桥，而平湖西瓜就在那里占据了最大的份额，而且当时的《申报》就常刊登平湖解放瓜、三白瓜的广告。

西瓜一身都是宝，除了解渴止热，其药用价值也很高。其中以西瓜制成的西瓜霜与西瓜翠衣最为有名。西瓜霜可治疗喉风、喉痒、口疮、咽痛等症；西瓜翠衣有清热解暑、止渴利尿的功能，可治疗糖尿病、高血压病等。

当地政府充分利用这张名片，1991年平湖撤县设市至今，几乎每年都举办与西瓜灯有关的节庆活动，不断传承和发扬多姿多彩的平湖文化元素。灯节期间，大街小巷各式各样的西瓜灯大放光彩，以此引来了大量的游客，而国内外的投资也是直线上升，大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。

让人自豪的平湖西瓜还是交友的名片。我在外地初次认识的朋友，当知道我是平湖人时，必然会提到平湖的西瓜。据我所知，平湖很早就曾被评为全国十大西瓜之乡，而2001年，平湖则被当时的农业部命名为“中国西瓜之乡”。名为“金平湖”的西瓜，2004年荣获“浙江省十大优质品牌西瓜”称号，并通过了国家A级绿色食品认证。只是最近二三十年来，我们平湖本地原产的西瓜在市场上的份额逐渐在减少，取而代之的品种则异军突起，如新疆8424西瓜及其衍生品、改良品种已多年来占据着市场的霸主地位。前几年我回乡探亲，那片熟悉的土地已由台州的种瓜大户承包，品种也是外地引进的，传统的解放瓜、三白瓜等当家品种有销声匿迹之忧。但庆幸的是，近来得知，一些原本的当地瓜种，又已在这片沃土中生根发芽，长势喜人，有些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。

对于我们这些离开故乡几十年的游子来说，西瓜渐渐成了心头抹不去的乡愁，每到西瓜大量上市时，这种乡愁会愈加浓烈。也值得游子们庆幸的是，近年来，平湖市政府越来越重视这张金名片，在开发培育新品种、改良品种等方面已投入大量的资金，为重振平湖西瓜的雄风群策群力。

愿平湖西瓜这张金名片更加闪亮。